

聚焦 | 走近特色产业 巡礼产业新军

一线特写

农机更新让农业生产更高效

喜看「打药机」开进果树林

本报记者 李岩

眼下正值果园病虫害防治关键期，果园生产方式一路更新迭代。回望十几年前，果农们背负沉重药桶，步履艰难穿梭林间，辛苦又低效。后来慢慢用上手持喷杆作业，虽说轻便些，依旧离不开人工弯腰劳作、逐棵喷洒，费时费力、辛苦依旧。如今时代发展，农机更新换代，风送式果园喷雾机正走进乡村田间，逐步替代老旧劳作模式，用科技赋能果园生产，让繁重农活变得轻松省心，以崭新姿态助力果园提质增效。

路上驶来“打药机”

记者第一次注意到它，是在盐湖湖北相镇的一个村道上。一台从没见过从远处驶过来。三个轮子，前面一个，后面两个。车身不高，宽度刚好能在果树行间穿行。驾驶座后面驮着一个圆形的装置，像个大风扇，朝后装着，整个看上去敦实、紧凑，像是专门为钻树林子设计的。在农村，道路上跑的多是三轮车、电动车、农用货车。三轮车拉农资、拉果子，电动车走亲戚、赶集，货车往外运水果。偶尔也有拖拉机经过。这些都是看惯了的。但这台机器不一样。它开过去的时候不紧不慢，驾驶座上的人坐得端端正正，两只手握紧方向盘，他的衣服是干净的，领口没有汗渍，后背也没有药液浸湿的印子。

记者拦住一位路过的村民，问这是什么机器。“打药机，坐上开开的。”村民说，“隔壁村有人买了，这一台不知道是谁家的。”

后来记者了解到，这台机器的全称是乘坐式果园风送喷雾机，是风送式果园喷雾机的一种。村里人记不住这么长的名字，直接叫它“打药机”。

打药这件事，在很多果农的记忆里，从来和“坐”没有关系。几十年来，打药意味着背、意味着走、意味着弯腰。最早是背着药桶钻进树行，左手压杆右手喷。后来用上了喷枪，管子从地头拉到果园深处，人不用背了，但还得走，还得一棵一棵对着喷。从没想过有一天，打药能和“开车”联系在一起。

可它就那样从村道上开过去了。驾驶座上的人要到果园里去打药，身上却看不出要去打药的迹象。这种反差，让记者意识到，果园里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在随后的采访中，记者发现，这样的机器在周边村子里已经是稀罕物件。打听下来，一个村就有好几户果农买了这种“打药机”。价格不便宜，约一万四千元一台。一万四千元的价格，不少家庭去买。这个现象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号：果农愿意在生产工具上花钱了。而愿意花钱的背后，是种果树这件事有了账可算。从第一眼看见它驶过村道，到走进果园一探究竟，记者的采访，就从这台新农机开始了。

果农打药像“巡视”

在村里问了几户人家，记者找到了其中一台“打药机”的主人张辉。他种了十二亩梨树，品种是玉露香和红旗酥，在当地算中等规模。机器是今年开春刚买的。听说记者想看机器怎么干活，他答应得很痛快：“正好今天要打药，走。”

果园就在村道往南几百米的地方。远远看去，一片绿油油的梨树，栽得整整齐齐。走近了看，果农已进入农忙期。这个时节正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蚜虫、红蜘蛛都容易滋生，耽误不得。打药机停在果园地头。药箱已经灌满了配好的药液，张辉正做着最后的检查。一切就绪。他坐上去，发动了机器。一声轰鸣，“打药机”缓缓驶进果树林里。

记者跟在后面看。果树的行距不算宽，两行之间也就两米多，但机器刚好能通过，两侧还能空出些余地。张辉把着方向盘，不紧不慢地往前开。车一动，身后的风机就转起来了，呜呜地响。变化是从风机口开始的。药箱里的药液被高压泵抽出来，送到风机出口处的喷头，被打成极细的雾。那雾刚从喷头出来就被强风裹挟着推向两侧的梨树。风不小，吹得树枝直晃，叶片哗哗地翻动，正面背面交替着露出来。药雾顺着风势钻进树冠里，从叶子的缝隙间穿过。远远看去，

整棵树被一团白雾笼罩。

张辉把车停在一棵果树旁边，让记者凑近看。他伸手翻开一片叶子，指着叶背说，你看这儿。记者凑过去，叶背面果然挂满了细密的药雾，密密麻麻的小水珠，均匀地铺了一层，几乎没有漏的。他又指了指下树冠深处。记者探头往里看，最里面的枝干上，叶柄根部等部位，都挂上了药雾。这些地方，是传统喷枪最难够着的死角。尤其是叶背和果子底部的凹陷部位，害虫最爱藏在那里。过去用喷枪，药液喷上去就往下淌，表面看着湿漉漉的，里头还是干的。虫子躲在叶背面，药打不着，过了几天又起来了。张辉表示，那时候没办法，只能加大药量，多打几遍，结果药越越多，虫越打越抗，人还累得够呛。

风送打药和传统喷枪的原理不同。传统喷枪靠的是压力，把药液从喷嘴里推出去，雾滴大、分量重，打出去就往下落，穿透力弱。风送打药靠的是风机，用药雾混合强风，把药“吹”进树冠里。风一来，叶片被翻动，正面背面都露出来了，药雾跟着风往里钻，哪儿有缝隙就往哪儿去。不光叶片正反面能沾上药，连枝干、果子等处都能覆盖到。“过去用喷枪总怕喷不透，一棵树来回喷好几遍，费药又费工。现在风机一开，风替人把活干了，一遍过去心里就踏实了。”张辉说。

十多亩梨树，以前张辉和老伴两个人干，得两天才能打完一遍。现在就他一个人，坐上去，风机一开，半天工夫就喷完了。省下来的时间，他能干别的农活，能去镇上办点事，也能回家歇歇。对一个常年在地里忙活的人来说，能歇一歇，本身就是件奢侈的事。从果园出来，记者回头看风机还在呜呜地响，白雾在梨树行间时隐时现。驾驶座上的背影端端正正的，两只手把着方向盘，随着地形的细微起伏轻轻调整方向。那样子，倒像是开着车在地里“巡视”。这大概是果农们从没想过的事——有一天，打药能和“开车”联系在一起。

从这台“打药机”可以看到果园生产的变化。工具在变，从药桶到喷枪再到风机，从徒步到乘坐。账本也在变，随着省农省时间，机器钱花出去了，更大的账在往回挣。走向新质生产力不是悬在空中的概念，它长在田间地头，长在果农算得过来的账本里，长在一台好用的机器上。

本版责编 李星星 校对 杨炎玺 美编 冯潇楠

万荣古建

一个特色产业的“三级跳”

本报记者 陈永年

编者按

产业强则经济强，产业兴则城市兴。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一批有潜力、有前景、有基础、有优势的特色产业正悄然崛起，成为区域经济版图中的“新军”。它们或脱胎于传统技艺，或成长于乡土沃野，或融合于新兴业态，或发端于特色禀赋，虽尚处成长阶段，却蕴藏着成为支柱产业巨大能量。

基于此，本报今起推出“走近特色产业 巡礼产业新军”专栏，首期聚焦万荣古建，敬请关注。

我们期待，通过这一专栏，让更多“产业新军”从幕后走向台前，让更多成长中的力量被看见、被关注、被赋能，共同汇聚成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动能。

2026年元旦，历经数日试运营的万荣县锦里古街正式开街迎客，在车水马龙、古色古香间，我市再添一个文商融合消费新场景。

此前的2025年5月，《万荣县古建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正式印发，这一县域特色产业有了体系性推动蓝图……

半年多时间里，这个已经成长40多年的特色产业为何动作频频，发展持续加速？

日前，记者前往万荣，走近古建产业，近距离观察当地党委政府与市场主体联手推动特色潜力产业向战新支柱产业挺进的最新实践。

积微成著
从施工队到产业链

在运城，论及古建产业，必提万荣；而观察万荣古建产业，则绕不开山西万唐古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万唐古建公司的成长史，正是万荣古建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生动缩影。

董养明是万唐古建公司的负责人，今年62岁。和当时的许多农家子弟一样，受条件限制，他很早就辍学，在农村的建筑工地中讨生活。木工、瓦工、泥塑、木雕、油漆彩绘、琉璃烧制……凭借过人的天赋、坚韧的毅力和敏锐的经营头脑，他不仅学得了一身本领，还拉起了一支队伍，成立了万唐古建公司，最终走上专业化、规模化发展道路，成为万荣古建的一面旗帜。

走进厂区，左侧还未投入使用的办公楼别具匠心——外看三层，实则五层，从上至下集中展示了宋、元、明、清不同时期斗拱的演变，可谓一楼看尽斗拱这一千年古建符号的变迁。

一楼大厅内，主角是一座1:5比例的飞云楼微缩模型。“我们的模型，不仅与原楼外形一模一样，所用的工艺也无一不同。”公司办公室主任刘丽曼介绍。万唐古建公司历时3年，完成了对飞云楼的修缮，里里外外对这座“中华第一木楼”摸了一遍。

生产车间里，还摆放着10:1的飞云楼微缩模型，以及高平二郎庙金代戏台、崇明寺中佛殿、姬氏民居等微缩模型。

更多意义上，这些模型只是万唐古建公司技术实力与过往履历的证明，论及主业，还是古建施工。公司拥有一支200多人的施工队伍，其中砌筑工、木工、木雕工、石雕工、砖雕工、泥塑工、彩绘工等技工100余人，从木构件、砖构件到灰陶构件，全部可以自主生产。“在古建领域，我们可以实现设计、生产、施工一条龙作业，无论厂区规模、技术水平还是施工队伍，我们在业内都是一流的。”刘丽曼说。

经过40多年发展，以万唐古建为代表的万荣县古建产业链上企业，从阡陌间起步，逐渐开拓市场，在收获自我成长的同时，也为当地“攒”下了一份厚实的家底——

万荣县古建产业已形成以里望乡、通化镇为主阵地，29家古建企业为支撑的完整产业链条，成功入选市级重点产业链。目前，全产业链从业人数超过4000人，其中传统木工1100余名、传统瓦工1300余名、传统彩画工300余名、木雕砖雕石雕工2000余名，以及石匠、砖瓦匠、泥塑工1000余名，拥有古建建筑高级工程师20名、国家一级、二级建造师18名。2024年，该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3亿元，同比增长15%，占二产增加值比重达9%。

企业集聚成势的同时，分工协作也日益精细。里望乡集聚了以万唐古建公司、山西舜博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古建修缮综合性企业，以及山西晋飞云琉璃制品有限公司；通化镇六甲



图① 万荣县锦里古街。

图② 山西万唐古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制作木制斗拱。

图③ 万荣县锦里古街的小吃街内，游客在品尝美食。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村集聚了从事灰陶加工销售的山西通六仿古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国鑫仿古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通化二村则形成了覆盖木材运输、初加工、古建加工、销售的产业集群，山西龙科、山西西山、山西腾辉等6家企业在此扎根。

从一支支走村串巷的施工队，到一家家业务最远触及海外的标杆企业；从平淡无奇的传统建筑施工行业，到一个拥有数千从业人员的特色产业集群，万荣古建产业就是这样在一砖一瓦、一凿一琢中，历经长年累月“攒”出来的。它“攒”出的不仅是古建筑的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更是一个特色鲜明、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支柱产业的雏形。

跨界融合
从古建筑到古街区

今年元旦，万荣锦里古街正式开街迎客，瞬间引爆河东文旅市场。各大媒体的镜头里，处处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个全新业态的文商融合消费新场景，是如何“无中生有”产生的？

故事要从万荣县本土企业家李继忠的“跨界”说起。他开超市，做房地产，此番又涉入文商融合，看似频频跨界，实则逻辑清晰——零售业升级、房地产机会、文旅热……步步紧跟社会风向，次次紧踩行业热点。

热点虽多，难的是清醒辨析操作性，精准计算成功率。起初，他本想在万荣建设一个如成都太古里一般的地标性现代时尚商业街，是万荣厚重的古建资源改变了他的想法。

万荣，堪称一座“古建博物馆”。全县共有国保、省保、市保、县保文物168处，古建文物占比高达67.9%。保存年代最为久远的是北宋时期所建的南张乡太赵村稷王庙，距今已逾千年。飞云楼、秋风楼等纯木榫卯结构建筑，太赵稷王庙的庑殿殿结构，李家大院中西合璧的建筑艺术，后土祠“品”字形戏台的精巧布局……处处古建文物，彰显着万荣古建历史之久、设计之巧、工艺之精。

正是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让投资者毅然改变初衷——不仿太古里，就做以古建为特色的文旅商业综合体。街区主体落成后，近至晋南各县市，远及甘肃等地收购的各式古建木构件、砖构件源源不断运来，对锦里古街外饰二次结构的木构建筑、砖瓦营建、墙面装饰进行精雕细琢。位于南区的戏楼严格按照明清时期的建筑规制进行打造，而北区原书院区域，正在筹备建设当地古建构件和文化民俗展览馆。

采访期间，南北区之间的8座木构景观连廊正在建设，从外地运回的木构件正被吊装就位。

“为进一步提升景区整体布局，实现南北区联动发展，优化游览路线、丰富文化体验，我们今年统筹规划、精准施策，

计划实施八个重点提升项目。”锦里古街行政外联总经理郭悦萍说，除连廊项目外，还包括南大门建设、新增大型游乐设施、黑陶展示、主题博物馆、铁匠铺、打铁花技艺展演等项目。

特色商业街区，从来都是建设容易运营难，节假日热闹容易日常红火难。对此，运营方几乎天天搞直播，并从总公司抽调资深员工组成运营团队，团队成员很有信心：“我们正借鉴河南万岁山武侠城景区、永济神潭·牛魔王逍遥谷景区的新玩法去努力运营，要像对待我们的生命一样，让锦里古街一直火下去。”

让这个投资预计达1.5亿元的项目持续火爆，不仅是经营者的心愿，当地党委、政府也高度重视，各项政策倾斜支持——

今年春节，万荣将全县的社火表演场地放在锦里古街，为项目引流再添一把火；建设旅游卫生间、修建停车场，提升街区的基础设施配套水平；采访期间，古街南北区之间的“海鸣街”延长线地下管线正在铺设……

修卫生间、建停车场、修路……这些看似“小微”的配套，折射的是政府主动服务、靠前发力的姿态。在万荣，古建产业不再只是匠人们自己的事，而是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盘大棋。

“无中生有”的古街常有，如锦里古街这样有源头可溯、有底蕴支撑的不常有。

它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万荣积淀深厚的古建产业自然延伸出的新分支。从飞云楼、秋风楼、李家大院等知名古建，到以万唐古建公司、山西舜博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等组成的产业矩阵，再到一条从设计到生产再到施工的特色古建产业链条。如今，以锦里古街为代表的“古建+文旅”新业态，也推动这条产业链向前伸出一截“新枝”——从另一个维度，实现古建文化的产业化、商业化。

对于运城而言，锦里古街项目不仅是一个文化与商业“+”出来的新业态，更是地方优势文化创新性发展与实体经济变通的创新实践。无论该项目未来的市场表现如何，它留给运城的，都有着超越项目本身的启迪与价值。

政企共舞
从自发到自觉

40多年前，万荣县的古建产业发端于自然成长，由一支支走南闯北的施工队汇合而成。那是典型的“草根生长”——自发、分散、靠天吃饭。

如今，情况有了本质上的不同。2025年5月，一份文件摆上了里望